

●张振佩著

左宗棠传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

传系列丛书

张振佩著

左宗棠传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

K827.5

24-10

[琼]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张新奇

左宗棠传

张振佩著

*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金环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印张:8.75

字数:227,000

1993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

*

ISBN7-80609-072-X/K·3

定价:8.90元

目 录

第一章	身无半亩 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 神交古人	1
第二章	辕门拜折 皖赣鏖兵	5
第三章	统兵靖难	10
第四章	力排众议 进军新疆	19
第五章	新栽扬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	26
第六章	晚年事迹	38
附 录	左宗棠年谱	46

第一章 身无半亩 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 神交古人

民国纪元前九十九年废历十一月十日，湖南湘阴县东乡诞生了一个杰出的婴儿，在他以后74年生活奋斗史上，救平了洪、杨、捻、回之乱，助成清代中兴，并以一身力肩平定新疆的重任，为我中华民族西北边防奠立下巩固的基石。

他姓左，名宗棠。从他的曾祖父起，累世以耕读为生。他们虽亦如一般读书人有志功名，但都没有成就。曾祖逢圣公，以县学生员老死；祖父人锦，亦只博得国子监生的头衔；父观澜公，以县学生廪生，贫居教读二十余年。

他有两个哥哥，大哥宗棫，是县学廪生，早死。二哥宗植，和他同科中第一名举人，受任为桂东教谕，诗文颇负盛名。他行三，所以用季高为号。

他5岁时便随父徙居左氏家祠，并与两兄即在其父所设塾馆中读书。这时他父亲以穷教书先生，养活妻子儿女，米面吃不起，就以糠屑充饥，真是艰苦万分。而他仍能忍苦挨饿，躬承庭训，在他父亲循循诱导之下，勤奋研读，树立了成功立业的基础。

造化似乎要对这位时代英雄，更加一番磨练，即连这种穷苦团聚的生活，也不让他长久继续。他16岁时，慈爱的母亲死了。他19岁时，又失去了他的严父和良师。这时，他的长沙家庭便无形瓦解，他和他的二哥，只好踏进社会，用自己的力量，去创造自己的前途了。

当时社会情形又怎样呢？清自乾隆朝逞兵黩武，穷极奢侈，财

用耗费几尽；加以和坤弄权，官吏贪黷，政局已渐败坏。仁宗继立，虽除一和坤，但仍未能起衰振弊，终致吏败官邪，军备废弛，遂为乱阶。那时滇、黔、湘、桂有苗疆之变，东南沿海有海疆之变，川、楚有白莲教之变，甚至在北京畿辅之地，亦有所谓天理教之变。举国骚然，民不聊生。当时一般读书人，因受百余年科举毒害已久，锢蔽已深。黄（宗羲）顾（炎武）经世致用的学问，均已不复讲求，唯白首穷经，老死于帖括章句之间。而沿海来侵的坚甲利兵，更不同于我国过去所谓边祸。这时的满清政府，危机四伏，整个国家的命运，已濒覆亡的边缘。

他的家庭环境既十分艰苦，而社会大环境又如是险恶，他知道非取得功名，不能释身口之累。同时，他决不愿蹈当时一般读书人的覆辙，白首功名，无补家国，而想力求经世致用的学问，待时自效。

他自幼即喜读顾炎武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及顾祖禹《方輿纪要》。在他父亲逝世不久，卸任云贵总督贺长龄亦因丁母忧回到长沙。他这时因贫，无力买书，苦无书读，听说贺公藏书甚丰，便往拜谒。贺公和他接谈之下，许为国士，即将所藏图籍，借与阅览。他每次去借书，贺公必亲自登楼检取，屡次升降，从不厌烦。还书时并考问其心得，互相订正，其学问乃大进。像贺公这样直道热肠，尤令他终身感念。

后一年，便进长沙城南书院，从贺熙龄详研汉宋儒学，并得交胡林翼，罗泽南、丁叙忠为友，朝夕砥砺学业，生活费用全恃作文奖金。到了21岁，纳资为监生，应乡试，中第十八名举人。出闱时，就婚于湘潭周氏。此后8年，便经常住在周家。

在这8年中，他曾三赴京都，参加会试。第一次是22岁，他才中举人，苦无资斧，其妻出奁资百金，促其就道。他看到姊家饥窘不支，却把这笔钱送给姊家；后来还是其他亲友凑了一些路费，才能和二哥一同赴京应试，未中南返，仍僦居湘潭周宅。但他却不愿

寄食，便别自举爨。

第二次是24岁，又赴京应会试，已中第十五名进士。奈因当时考试系采区域分配制，湖南省录取的考生已经溢额，被改取为国史馆誊录。这个差使虽说清苦，亦可出任县令，但他决不愿干这死板板的工作，仍南归湘潭周宅，开始研读地理学，绘了一幅皇舆图，纵横九尺，以百里为一方格，著以五色。又画了许多分省分府地图，都附有说明。这些地图并都由他的妻子周氏代他影绘。过一年，便到醴陵充渌江书院主讲。那时两江总督陶澍，乘到江西阅兵之便向安化原籍省墓，道经醴陵。醴陵知县为总督布置行馆，请他代撰一副对联贴在门口，那副对联是：

“春殿语从容，廿载家山，印心石在。

大江流日夜，八州子弟，翘首公归。”

陶总督看到这副对联，大为称赏，询知出自他的手笔，便约他长谈竟夜。他的口才本来就好，识见又高，每论一事，都能阐释精微，悉中肯要。陶公惊为天下奇才，并约为儿女亲家。布衣卿相之交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第三次赴京会试，他已27岁，又没有考中，归途绕道南京谒见陶总督。从此便决意不再花费有用的精力和时间，去争取会试功名，专心壹志的精研地理，并随时留意农事，探讨农书，研求富农裕国的道理。

他从29岁起，开始教书生活，那时陶总督已於前一年病歿任所。他为就近教导他的子婿陶杲，便到安化就陶氏所居的小淹设馆课徒，生活十分艰苦，他后来在同治元年（公元1862年）有书致其子奉威，追溯这时情形说：

吾二十九初度时，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，中有句云：“研田终岁营儿脯，糠屑经时当夕飧，乾坤忧患何时毕，忍属儿孙咬菜根。”至今每一讽咏及之，犹悲怀不能自己。

但他生活虽如此窘迫，却仍於课余备览陶氏所藏的清朝宪章，把

过去所绘的舆图重加校订，并益深究兵农实用的学问。

恰在这时，我国历史已面临大转变关头，中英鸦片战争的序幕揭开了。他目睹公忠为国的林则徐被罢黜，而主持交涉及战争的将帅又多昏庸暗弱，妄动僭事。忧愤之余，乃致书其师贺熙龄，论战守机宜，分料敌、定策、海屯、器械、用间、善后诸篇，惜书未上达，南京条约已经签字。这时胡林翼恰也在安化原籍，他和这位老同学时相过从，扼腕感慨，每次谈话，既深倾慕林则徐的为人，又甚恨忠良不用，国事益不可为。

到了32岁，他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72亩田，携家居此作避世的打算，并自名其所居为柳庄，自号为湘上农人。每从安化归来，亲督耕作，日夕巡行阡陌，将平时研究农事心得，一一实验，并种茶植桑，筑墙作壕，建碉堡，倡牧畜。至今湘阴产茶皆出自他的倡导。

他这时除了自隐于农，讲求实业外，对地方公益事业，也很热心：遇有水灾，他便与地方士绅，劝募捐赈，并倡议积谷备荒，至其私有食粮，每遇饥馑，亦必分济乡里族人。

他又过了8年半耕半读生活。在这期间，胡林翼已去贵州，一度荐他入云贵总督林则徐幕，他没有去，只是在林公卸任经过长沙时，他曾赴其舟中，欢谈竟夜。及洪、杨起事，乃与友人郭嵩焘周历湘阴东山，相度地形，作避乱的打算。

第二章 辕门拜折 皖赣鏖兵

当左宗棠避乱山居时，太平天国的武装群众，已如浪涛般从粤、桂两省涌到湘、鄂、赣长江中流。洪秀全大军已攻据湘水上流的全州，准备顺流而下，进攻长沙。虽有江忠源一军暂时挡住，但洪秀全的妹夫萧朝贵却带一部分精兵，从小道直迫长沙，长沙郊区农民纷纷避难入城。那时守城长官还不信寇至，及萧朝贵攻城甚亟，官兵才登陴守御，地方绅士亦出而助战，并赖有江忠源率兵来援，才把萧朝贵击毙于南郊，解救了长沙第一次的危险。

但这只不过是长沙保卫战的序幕。洪秀全得到妹夫萧朝贵阵亡的消息，悲痛异常，带领所有部队，赶来攻城，誓必拔此重镇，替他的妹夫复仇。这时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，自不得不广征人才，来应付这艰苦的局面。

张亮基是刚从贵州调来，他在贵州，是左宗棠好友胡林翼的上司，未来以前，便从胡林翼那里听到左宗棠的大名，动身时他要胡林翼保荐人材，胡氏一共保了7人。此后并连续函介左宗棠，称赞他廉介刚方，秉性良实，忠肝义胆，迥异时俗，并说他胸罗古今地图、兵法，精通时务，假如延聘相助，一定惊异为杰出人才。同时，又说明左宗棠的为人，即使出而相助，有所成就，亦必不受赏，世俗上的利禄报酬，更是说不上。张亮基知道胡氏如此奖许的人，必不平凡。入湖南境，即两度备书礼聘。及至常德，更派快差到山中催请，一面请江忠源就近催请，一面又函胡林翼写信敦劝。胡林翼这时写信给左宗棠，真是恳切万分。他先说张亮基思之如饥渴，接

说张乃林则徐一流人物，肝胆血性，一时无两，我们既敬服林则徐，就该和张公共事。最后动以敬恭桑梓之义，诫以巢覆卵毁之危，并说明张公必以师友之礼相待，劝他放弃独善其身的打算，救湖南以救国家。

左宗棠自知性行狷介，不合时宜，早就不打算奔竞仕途，但为公谊私情所迫，为桑梓安危攸关，再加同住山中的仲兄宗植及郭嵩焘的怂恿，不得已走出深山，而进入危城——长沙。

他走进危在旦夕的长沙，便替张亮基策划守备。那时洪秀全用鳌翻法围攻长沙：叫军中采煤工人把地道挖得很深，一直到达城根，放置火药，引火爆炸，城墙震坏，兵卒便蜂拥而前。左宗棠临机应变，督率守军，堵缺口，塞地道，抵死不退，相持3月，予所向无前的敌军以坚强打击。洪秀全攻坚不下，恐士卒离心，军心顿挫，始乘夜远引。此后不及半年，破湖北，历江西，经安徽，入江苏，迭下名城。惟长沙雄峙无恙，为日后反攻军事的重镇。

保卫长沙的战绩报到清廷，张亮基擢调湖南总督，左宗棠亦奉旨以知县任用，并加同知衔，随张亮基移节武昌。戎机吏事，都由他一手策划办理。一度亲率壮勇平定征义堂土寇，又蒙保举以同知直隶州选用，但他决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。当张亮基调抚山东时，他便辞归湘阴故居了。

在他退归山居期间，时局愈闹愈不可收拾，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竟战死黄州，太平军更连陷岳州、湘阴、宁乡等地，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再三遣使请他出山，他都没有答应。最后骆氏使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法术，假藉捐输，把他的女婿陶桃拘入抚署。他才赶到长沙抚署争辨，骆秉章听说他来了，亲自迎接他进去，笑着向他说：“我只是想请你出山，岂敢屈辱陶公子”。继与纵谈时事甚得，他看到骆公如此苦心孤诣，再也不好推诿，便答应留佐骆公戎幕了。

他在骆秉章幕中一共又做了6年。这6年中，骆公初请他专任军谋，集饷练兵，选用贤将，两次击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；复分兵

援黔、援粤、援赣，都出自他运筹帷幄的功劳。其后骆公对他信任益专，察吏治军，全部由他主持。属吏有请示的事，必令问季高先生。他认为可的骆公便照办，他认为不可的便不办。相传有一天辕门举炮，骆公顾问何事，左右告系左师爷发军报摺，骆颌首慢慢地说，拿稿来看看亦好。由此可见骆公对他信任之专。所以当时湖南人都戏号他“左都御史”，因为骆公只有右副都御史衔，这个绰号是形容他威权较骆公还高。

他在湖南，不仅在军事上有很大贡献，于庶政财务，亦创立很多新政：首办全省厘金及盐茶局，并积极整理田赋，改定漕章，减少漕粮的浮折。民税减少，人民按时纳粮，而库征转多。后来胡林翼在湖北亦仿行他的办法，所以在太平军战役之中，两湖不仅为军事重镇，且为饷糈源泉。那时曾国藩以在籍侍郎，总领团队，因无正式关防，号令不行，地方官吏甚至相与戏侮，军饷所出，尤赖他的接济。

他在抚署权责既重，已不免招人疑忌，加之对人对事决不徇情，开罪人的地方更多。有一次他因为永州总兵樊燮私役兵弁，乘坐肩舆，并挪用公款甚钜，便代骆秉章以骄倨不法，劾请撤职查办。那知他的仇人反而唆使樊燮在武昌诬告他。时湖、广总督官文，素无主见，湖北布政使则暗中帮助樊燮。官文把这案子报到清廷，主张从严拿问，奉旨传他到武昌对簿，且欲诬陷治其死罪，京内外官吏听到这个消息，都很震惊：湖南巡抚骆秉章首先上疏力争；湖北巡抚胡林翼驻在皖、鄂边界督师，亦极忿慨，认为官文如此糊涂，便不愿和他说话，迳向清廷力辨，并请曾国藩上书，为之解说。京内官员如少詹潘祖荫，虽和他向不认识，因听郭嵩焘一言，便以官文有意吹求入奏，并痛陈“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”。而胡林翼的奏陈中亦有“名满天下，谤亦随之”的话。清文宗看到这些奏摺，大为感动，便问近臣肃顺说：“现在天下多事，假如左宗棠真的长于军旅，亦不妨弃瑕录用”。肃顺久知左宗棠才具优

长，又听到王闳运说明樊案始末及官文有意构陷情形，当即奏对说：“听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，赞划军谋，迭著成效，骆秉章的功，原都是他的功，人才很是难得，自当爱惜”，请密谕官文察酌情形办理。文宗当即发旨，官文接旨后，知朝廷有意大用左宗棠，便不再催逼他到案对质，设法奏复了结。这件事经过很长时间，中间自不免有许多波折，虽有曾、胡诸友百般慰遣，他仍愤慨异常，结案后，他再也不愿重返骆幕了。

那时恰巧骆秉章奉诏督办四川军务，即以不愿入川为理由请辞，并荐湘乡刘蓉自代，自己当即束装离开长沙，准备赴京再参加一次会试。他才走到襄阳，连续接到曾国藩、胡林翼来信，约他到安徽军次畅叙，胡林翼并密告他曾国藩渴望他在营中相助，已密奏陈情。不得已他始绕道到安徽英山（今属湖北）访胡林翼，又到宿松访曾国藩。原来曾国藩得到骆秉章调川消息，即秘密奏陈蜀省形势险固，蓝李初起之贼，不难办理。又说左宗棠在湖南赞助军谋，肃清本境，克复邻省，及击溃石达开的勋劳，在在都足证明他的才具可以独当一面。曾氏虽也不掩饰他求才太急，或有听言稍偏，措辞过峻，不无令人难堪的短处，但认为他的思力精专，识量宏远，于军事确有心得，并予力保。称他素知大局，勇敢任事，请准以四品卿衔留江、皖营中襄办军务。等到他到了宿松，曾即出示核准诏旨。那时曾氏在靖港岳州数败之后清廷反益高其职位，加重其权责。在清廷当然也是环顾无人，不得已的措施，但却给曾国藩造成骑虎难下的形势。

他看到曾国藩处境如此困难，盱衡全局，也只有曾、胡两军，还能勉强支持。他不忍眼看朋友危难不予援手，同时也不忍曾国藩辛勤培育的新兴势力，中途夭折，便决定接受襄办江、皖军务的诏旨，加入曾营，为国效命。

他接受诏旨以后，主张即招募壮勇5000人到江西景德镇，为曾军后援。适值敌军大股已入乐平、贵溪，他即以训练两个月的新军起而迎战，白天亲自跃马入阵，夜晚秉灯办事达旦。在10天以内，

转战三百余里，接连攻克江西德兴及安徽婺源两县，追奔逐北，败敌喘息不安。曾国藩将其战果报到清廷，擢以三品京堂候补。

曾国藩时已进兵皖南祁门县。左氏认为祁门如处甕中，易受敌制，并不赞成这种措施。果然不久，李秀成、李世贤纠数十万众，分三路围攻祁门，西路直逼景德镇趋浮梁，断祁门饷道，他督率所部力战，大败敌兵，接着李世贤又破婺源，窥乐平，复迭予重创，乃进兵鄱阳，以总兵陈大富守景德，复陷，他又回援收复，李世贤遁走。是役八战八捷，斩首或逾万，收复浮梁、乐平、鄱阳、建德。曾军粮路才得畅通。曾国藩对他这次军功，真是钦仰不置，奏说他因地利以审敌情，蓄机势以作士气，实属深明将略，度越时贤，奉旨授太常寺卿，并改襄办军务为帮办军务。

至于曾国藩这次在祁门围中，真是狼狈万分，对于粮饷断绝，消息不通，僚属且有将行李安置舟中，预备逃走的；他自己也认为万难支持，手书遗嘱，帐悬佩刀，以备一旦城陷，杀身殉国。幸赖左氏攻克乐平，打通粮道，才转危为安。后来曾氏九弟国荃也来信说：“株守偏陬无益，宜出大江规全局”，他才移驻东流，改变原来的行军军略，而对左氏更倚之如左右手。当左氏追击李世贤到浙江边境，清廷令他统兵援浙江时，曾氏抗疏言长江南岸七百余里，仅宗棠一军纵横策应，请俟安庆收复，再谋援浙，得诏准行。这时左氏虽是幕僚，但其一身已为幅员七百里、生灵数百万安危所系了。

第三章 统兵靖难

太平军李世贤部自在乐平被左宗棠大败后，他们的主帅李秀成便变更战略，令李世贤悉统江西的队伍入浙，对南京围军采用外线包围形势。李世贤接奉命令，即将所部攻略浙江属郡，连下严、衢、温、台、宁波、金华等要邑，别遣一军取绍兴，全浙糜烂，省会杭州亦陷入围中。当时巡抚王有龄虽尚得民心，与民爨骸而食，坚守了两月，城终沦陷。李秀成于攻克杭州之后，即还师苏州，议解南京的急围。

当李秀成兄弟入浙之初，皖、赣方面的军事如安庆、池州、桐城次第收复，江西一律肃清，湖北方面，虽巡抚胡林翼不幸逝世，军事略有迟误，未能适时收复黄郡、隋州，但照左宗棠的看法，认为贼势已衰，如果饷足兵精，分道并进，亦不难办理。最感危急的还是浙江，浙江的急不解，南京、苏州就绝没有光复的希望，而皖南进兵的道路，亦两面受敌。他主张先清浙江以撼动三吴，俾与池州宁国的大军打成一片。他一再函商曾国藩，愿自任援浙，而曾国藩则以力量尚难兼顾为理由，请他仍在信州驻军，以巩固江西东北的防务。浙省督抚虽一再请援，他都置之不理。直到清廷令曾国藩辖江苏、安徽、江西三省，并节制浙江全省军务，把援浙的责任加到他的身上，他才上疏力辞，并奏明降诏旨，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，并饬他节制提镇，清廷比予照准。从此左宗棠才脱离幕僚生涯，开始独当一面去发展他的才能了。

左宗棠接奉诏旨时，李秀成兄弟率众 50 万，踪迹几遍浙省。杭

州虽经收复，现又处危急之中，而他的兵力只有六千余人，兵力既悬殊太多，即连这几千人的饷项，亦积欠甚久。江西福建协饷，虽奉廷旨速解，却都是画饼。他明知没有数万兵力，数十万的饷，对浙事便无从着力，但明知困难，亦决不存畏避之想。

他奉命后，即一面上疏直陈整顿浙江军务的困难说：

“浙江军务的败坏，由于督抚不知兵戎的事：其初只是尽以本省的饷，接济金陵大营皖南各军，希望藉大军为屏蔽，自身全不讲求练兵选科；等到金陵皖南大局败坏，复滥收溃兵散勇，用重饷加以羁縻。这一般兵勇用以守坚，就多逃散；用以作战，随即败溃。既不知感恩，又不知畏威。整顿的办法，必就现存兵力，严加简汰，束以营制，并需申明赏罚，予以实饷，另行调募，预为换补。但欠饷太久，就不能汰遣；饷需不继，就不能调拨；经费不敷，就不能募补。虽有节制提镇的空名，实际上连营官哨长呼应不灵，不仅不能收如臂使指的效果，反受这班骄兵悍将的迫促。无饷无兵，即使有良将有谋臣，亦不能济事。”

疏上即一面移营婺源，击败太平军杨辅清由浙犯徽之10万众，以固根本。继复攻浙江开化，破敌于马金街。时杭州又陷，浙抚王有龄殉职。清廷据曾国藩保奏，以“夙负时望，卓著战功”的褒语，加任他为浙江巡抚。

这时浙江全省膏腴之地，已全变为一片荒原，兵燹、饥饿、疾疫几使全省人民伤亡殆尽，元气大伤。他受命于万分危急之际，以一身负全省军政之责，便决定尽瘁心力，死生以之。他深知政治重于军事，在家书中曾说：

“不忧群贼之方张，而忧残黎之将尽，不忧筹饷之无地，而忧治事之无人。”

他一面加紧军事准备，一面注意绥辑抚慰，此即所谓“三分军事，七分政治”。他可算真能得其神髓，率先验诸行事的一人。

至于他规复浙江的策略，则先为不可胜之势，以待敌之可胜；不侥幸以图近功，守拙速以求远效，所以当他攻克浙江开化县进驻马金街时，清廷诏促进兵衢州，他即奏说：

“行军的法则，必避长围防后路，先为自全的打算，入衢如徽婺稍有疏虞，必又造成粮尽援绝的窘状”。

他自陈拟先收遂安保饶、广；又以李定太、李元度过去均曾以8000人在衢州受困为例，说明自己不愿因求速胜，至有差失，并恳朝廷缓责恢复之效。奏准以后，他便分军攻克遂安。恰在此时，李世贤又围攻衢州，当即自率3000骑往援，克之，即进军衢州，继又分别攻克严州、金华、绍兴，才算在浙江站稳了脚步。接着又遣军水陆并进，克桐庐、富阳，军威大振。奏诏授为闽浙总督，仍兼巡抚，统水陆师围攻杭州，并分军围余杭，复海宁、桐乡。到了同治二年二月，攻克杭州。奉旨加太子少保衔。当即移驻省城，首申虏获的禁令。妇女财物，均各归原主。又禁止军士擅入民宅，并招商开市，奏停杭州关税，立清赋局，减杭、嘉、湖税则三分之一，善后事宜，次第举办，民情大悦。彼时李鸿章、曾国荃亦先后攻克苏州、嘉兴、江宁、江浙余敌均败集湖州。他又会合李鸿章军攻克湖州，残敌败走江西，入福建，浙江悉定。计自咸丰十一年冬（公元1861年）奉诏督办浙江军务，至同治三年七月（公元1864年）完成规复浙江的任务，历时两年又9个月。太平天国的南京王朝，遂于斯时覆灭，叙功赐封恪靖伯，复分军次第肃清江西、安徽残敌。

那时苏、浙败敌远窜福建，似由曾国藩、李鸿章等纵贼以求速效；他既身为闽、浙总督，职责所在，便顾不得自己气体虚弱，即奏请解除浙江巡抚职务，督军入闽。他一到福建，看到军政风俗，完全是八九年前泄沓颓败的气象：一省之大，无一可用的兵，无一月储备的粮，而土匪伏莽，行劫结会，甚至每日有白昼抢劫的事，而自太平军窜入后，纵乱者日多，敌势又大，官军所过之地，反需处处借给养，甚至扎营亦须付租费。他在这种困难情形之下，首即会

同闽粤军先后收复永定、龙岩、汀州、连城、漳州及南靖、平和、漳浦、诏安等地，全闽肃清。他即驻节漳州，檄调所部剿平各县土匪，又遣别部击平江西、广东逃败的残敌。

此后太平军残部复由汪海洋率领窜到江西、福建、广东交界地方，他又奉诏节制三省军事，固辞未获，即率军入粤。时汪海洋又破广东嘉应州，他即进驻大埔，督军围嘉应。汪海洋阵亡，克嘉应。余敌急欲逃窜，他即飞调各路大军合长围，敌突围急走，他督闽师跟踪急追，两天之内，斩擒数万，收降亦五六万，并生擒渠魁胡瞎子，才算把残敌肃清，结束了东南太平战役。

他在福建戎马倥偬之中，对于缓缓养民的善后工作，亦甚注意，抚疮痍，举淹滞，清伏莽，修武备，量财用，肃官方，勤耕作，劝庶事，百废兴举。尤其是他看到要便利东南交通，巩固海防，造船实为当前急务。他即奏请设船厂，试造轮船，并主张造成一船，即练一船的水师。五年船稍多，即可布置沿海各省，遥卫京沽。再次第举办造械、制弹、铸铁、治水诸事。这一个脚踏实地的建议，当即邀准。可惜那时中原鼎沸，清廷不能让他从容在东南做这件百年固本的大事，而要调他到西北去做戡乱的工作。他奉命以后，即奏保沈葆楨接办船政，他自己便又踏上北定中原的征途了。

他这次受命，原是陕、甘总督，并以钦差大臣名义督办军务。他根据十数年治军作战经验，知道非取远势，审机微，不克见功，即详奏西北用兵机宜说。西北的战事利戎马，东南的战军利舟楫，看到东南事机转顺，是在炮船练成以后，可知西北军事转机，亦必等到车营马队练成才行。春秋时晋侯乘郑国所产小驷御秦，为秦所败，是南马不能当西马的例证。汉李陵领荆湘五千步兵，转战朔北，为匈奴所败，是步队不能当马队的例证。现在要迅速扫荡擒、回，就必须改进步队马队；擒、回利用马队，驰骋平原旷野，如以步队当之，自不免处于劣势，必用车营为助；但用车营亦不过只能防守，要想抄截追剿，还要借助于马队。至于马力优劣，西产固不如北产强